

初到三明

□李伟明

趁着还在瑞金上班,挤出个休息日去了一趟三明。

从瑞金城出发,全程高速,三个小时够了,在时间上,和赣州城到市内最远的寻乌县差不多。在本市范围内,再远也不觉得远,出了市域尤其跨了省,近处也感到颇有距离。这就是走得或多或少产生的不同感觉吧。

虽然是与赣州相邻的地级市,虽然几十年前就知道其大名,但我还是第一次到三明,一切都是新鲜的。在“三明南”收费站下了高速公路,很快便看到了城区。从台江大桥进城,桥的造型别致大气。放眼望去,江畔高楼林立,市容市貌看起来很舒服。这就对了,比较接近想象中的三明。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即将从宁都县的乡下到赣州城读大学,有一个同学便告诉我,赣州是个好地方,街道干净整洁,是全国卫生城市,这样的卫生城市全国有两个,另一个是福建的三明。这个同学的父母在三明打工,所以说起那个城市,他眉飞色舞,显得很熟悉的样子。现在回想,该同学的说法应该不够准确,获得国家卫生城市称号的,当然不可能只有赣州和三明,但三明城市干净,这倒是事实。以前在福建有一种说法,“福州靠卖地,漳州靠种地,三明靠扫地”,几十年前,三明搞卫生就出名了,这也成了它的一个品牌。

后来接触过在三明工作的人士,还知道这个城市地处山区,寸土寸金,房价颇高。百闻不如一见,今日临其境,便知此言不虛。整个城市依山傍水,在山间狭长的地域生存。市里四套班子的办公场所,独门独院,占地都不大,甚至比我们寻常所见的乡镇政府还小。和相邻的地级市龙岩差不多,这里也是“开门见山”,难得遇到开阔之处。

参观三明市工业记忆馆,才知道这是一座因钢铁而兴的年轻城市。“三明”的得名,至今不到70年。1956年,三元县与明溪县合并,二县各取一字,组成了新的三明县。这种地名整合方式很常见,不管是大地名还是小地名,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不管是外地还是本地,都能找到事例。省事倒是省事,但有时也可能不小心把某些珍贵的历史文化元素给整丢了。1958年,这里成了重工业基地。于是,一个普通的山区小县,命运发生了巨大改变,终于发展成了一个地级城市。

三明市发展的最大引擎,是当年的三明钢铁厂。1958年之前的三明县,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而这一年,数以万计的工人来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

区小县城,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建设。三明钢铁厂诞生之后,还配套成立了其他企业。小城三明很快脱胎换骨,成长为一座工业城市。如今,三明钢铁厂已成为福建三钢集团,一家有一万多名员工的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大型企业集团。

当年挺进三明的建设大军,有许多来自上海。三明也可以说是上海帮扶出来的一座城市。那个年代,上海向三明迁入食品厂、皮鞋厂、五金厂等18家企业,上万名职工从大都市来到山沟沟。沪明二地,情缘深深。如今的三明城,依然保留了不少上海元素,从以“沪明”命名的新村、道路、学校便可见一斑。

在展馆看到这样的一段介绍:工业时代之前的三元,流传着“小小三元县,三家豆腐店。城里磨豆腐,城外听得见”的民谣。这让我想起赣南的定南县,那里以前也流传着类似的民谣:“小小定南县,三家豆腐店。县长打老婆,全县听得见。”相比于前者的温柔,后者更调侃些,但要表达的意思都差不多。放在几十年前,很多小县城都不过如此吧。1956年7月成立的三明县,只有8万人口,县城居民则不过6000余人。老照片显示,福建三钢集团所处的这个地方,其时厂房周边全是田地,一片荒凉。创业之初的艰辛,可想而知。来自大城市的人们,要适应这种生活,需要一定的毅力。那个年代,人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极为普遍,什么样的苦都不在话下。人就是这样,越磨砺越坚强。年轻时不理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说法,如今看到生活的某些巨变,深以为然。

工业记忆馆由福建三钢集团的一座苏式老厂房改造而成。一座厂房,一个企业的展厅,居然可以成为一个收门票的旅游点,这事多少让人感到惊讶。门票虽然每人只需15元,但在一般情况下,谁愿意花时间(更别说话钱了)去看一个企业布置的展览(很多都是工作方面的内容)?对主办方来说,这是很需要勇气和底气的。我们到达的时间不太巧,正是午间。等了半个小时,才到了上班时间。而在这半个小时之内,陆续有数批游客到达,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也有一些年轻人。看来,这个展馆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在各行各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旅游更加需要创意。福建三钢集团除了主业生产,还搞出一个工业旅游区,让产业延伸、跨界,与主业形成补充,这个做法值得借鉴。当然,现在旅游业也存在严重

的同质化问题,很多所谓的创意其实是套路,搬来搬去,你抄我抄你,多看几处就觉得索然寡味。大家聊到这个话题,不禁说起各个景区的“想你的风把游客都吹酥了”的俗套。话音刚落,没想到,在展馆外面的一侧,就看到一块小牌牌,上书“我在三明很想你”一行字,众皆大笑。看来,这个旅游点虽有创意,但某些细节还是不能免俗。

看完现代产业,还想看看古迹。得知城区尚存梅列门、凝脂门、康乐门三座古城门,便导航到沙溪之滨寻找。梅列门还算好找,很快便见到了,但与想象差距太大,毫无雄伟之感,一个普普通通的门洞而已。因为门比路面低,要走台阶下去,不留意的话还不容易发现。至于凝脂门和康乐门,问了数名上年纪的路人,以及在江边树荫下打扑克的老人们,竟然没有一个知道。难道它们并未留存下来?我们不甘心,沿着江边的游步道往左侧寻找,没走多远,便发现凝脂门就在眼前。那么,依此类推,康乐门或许在梅列门的另一侧。耐心走了一段,果然,一座形状相似的门楼出现在眼前,看介绍,正是康乐门。

这三座门都建于清代,时间上有早晚,也算是难得的古迹了。然而,本地居民竟然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可见,很多老物件,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如果没有人不断地把它们翻出来,“断层”现象就出现了,很多事情便越来越说不清楚。

沙溪的水是深蓝的,两岸都是城区。这分明是一条江河,不知何故这么谦虚低调,叫成了“溪”。树荫下打扑克的老人们,日子过得悠闲自得。旁观一桌老人出了几手牌,其中一位牌技够臭的,但大家安安静静,毫不计较,若无其事继续出牌。他们或许对输赢看得够淡,需要的只是参与的过程。这也是一种境界。当然,打扑克,吵闹也并非不好,争论可以激活气氛,可以提升技艺。娱乐之事,只要大家能够相互适应就行,生活原本并无统一的模式。

现在,三明虽然算不上大城市,但中心城区也有几十万居民。城市干净整洁,解决了“先有工厂,后有城市”所导致的市容环境上的先天性不足。虽然是工业城市,这里的生活节奏估计不算快,没有遇到嘈杂喧闹的画面,也没有看到行色匆匆的赶路人。我们此行尽管时间安排紧凑,却感到特别放松。离开时,同伴中有人突然说,真想在这里住个晚上。冒出这个念头,大概是因为它的悠然气度让游客心动了。

安基山灵镜(组诗)

□荻叶

百草康香谷

沿一条溪流走进药香谷
我们指认着黄精、黄芪、板蓝根、珊瑚等
像指认一群十余年前的学生

像石斛样立于石壁,不沾土气、不近邪气
像婆婆丁样志在天涯,心怀大地
像茯苓样,以平淡之态除百病之源

他们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
我熟悉这些名字并能道出他们性格一二
可对他们的当下表情、生存状况和精神原乡
一无所知
我需要接受一场风雨的洗礼

水面、天空、历史
人们苦苦擦拭了三面镜子
却不曾想
在安基山的密林深处,安放着
四面镜子

犁舟

首先犁开江面的
是传说里婆姑的一只草鞋
她抛出一张草席
平伏了桃川的桀骜

亿万年山川裂变,山中可卧龙?
数百年奔走、兜转,杨梅酸甜是否依旧?

从一码头到另一码头
从一梦境到一仙境

桃川不语,盈盈容下了
千万种表情
但此刻,碧水哗哗作响
我们张开风的翅膀,化身犁舟——

我们穿过牛迹潭、乌基口、鲤螺镜
青山隐秘,碧水深邃

翻阅安基山温暖的拥抱,和你我
十年未曾起浪的心潮

苦楮林

在一棵千年的苦楮树下
人是卑微的
在一群千年的苦楮林里
人需要挺直腰杆

你还得把每一次淬炼雕刻进年轮里
忘记时间、身份,或如来神掌,或观音坐莲
不问容颜、前程,或狮狼狰狞,或猴子蹦天

这是我离开苦楮林后才想通的
我这样说,是想告诉世人我愿以知天命之躯
像一位刚学爬的孩子一样
与苦楮根一起,匍匐于大地

但你得牢记你的出生地
深扎、抱紧每一寸原乡土地
或母子情深,或五子同升
犹神龙探海,犹猎枪啸林

练习风吹雨打、土淹水泡、刀斩火烧
练习在雨天盖日里,捡拾碎光
学会打坐,休闲,问道
一棵形成成精的树瘤告诉你

从千年古树群出来
苦楮树卑微的苦与高大的生命形态
让个体的卑微有了去路,让群体的挺拔
有了来路

桂树王

我反复地擦拭屏幕
像擦拭一面镜子
更像擦洗自己的灵魂

我才不管这些
我只看见,他立于一个空旷的土涯边
红丝带迎风飘扬,斜坡下
满是金灿灿的脐橙

在一棵桂树面前
我必须以相似的灵魂出现
来迎接一棵树的尊贵

哦,这就对了,他是山川的王者
就是这片脐橙园的守护神
桂香与橙香,先后飘向了下洞的更深处

山势起伏,龙脉蜿蜒
据传,这棵七百岁的桂花树
就立在龙脐处,他以桂分五枝的最吉形态
迎接着福祿寿喜财

桂树下,峡谷里的这条无名小溪
一直目送着朝圣者,不忍离开

十年烟火情牵千里

□黄松林

初识志远,是在十年前的初冬时节。

那一年,南昌的梧桐叶刚染成浅褐,风里裹着江南特有的温润凉意。结束了上午的忙碌,我走进一家小餐馆靠窗而坐。刚下完单,对面忽然坐下一个背着帆布包的年轻人,眉眼清亮,包上还沾着些许旅途的尘土,脸颊却带着几分初到陌生城市的局促。直到餐盘见底,我们仍保持着陌生人特有的沉默和距离。我转身准备离开时,他忽然快步追上来,手里攥着两瓶还凝着水珠的矿泉水,喉结动了动,唤了一声“兄弟”,将其中一瓶塞到我手里。瓶身的凉意透过掌心蔓延开来,我却感觉像一场不期而遇的温暖,驱散了初冬的微寒。

“学习强国助农平台上看到了赣州的特产,腐竹、笋干,我给单位同事推荐了,他们吃了都说好”“我们新乡的苹果,记得及时去取”……

一起走出餐馆,冬日暖阳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踩在落满枯叶的人行道上,发出沙沙的轻响。交谈中得知,他叫杜志远,河南新乡人,带着年轻人的闯劲,辗转各地参加招聘考试,这是他第一次来江西。他聊着新乡的大太行山,道口烧鸡,家乡的老槐树,小时候和伙伴们在卫河边摸鱼,溅得满身是泥,回家挨骂也笑得开心。那些琐碎的日常,在他的讲述里都带着暖人的温度。

十年间,特产包裹像穿梭在赣豫两地的信使,从未间断,每一个包裹里,装着的不仅是两地的风味,更是跨越山海的鼓励与牵挂。日常的交谈中,我们交换着生活的点滴日常,见证着彼此从青涩迷茫,到成家立业扛起责任。那些未曾谋面的岁月,因为这些分享与惦念,竟也变得充满力量。

那天的风很轻,我们站在路边聊了很久。当听到我是赣州人时,还没等我介绍,他忽然停下脚步,问客家围屋是不是真的能住上百号人,问脐橙是不是摘下来就能直接吃……眼睛格外亮了起来,语速也快了。对于志远的疑问,我娓娓作答,还和他讲起了赣州宋城墙的悠远,客家米酒醇香……分开时,志远拍了拍我的肩膀:“加油,我们都再坚持坚持”。

我们从未刻意约定,却不约而同地,将对方的城市装进了自己的心里,将彼此的坚守融入了“代言”的每一个瞬间。这份情谊,没有朝夕相处的陪伴,却在十年的烟火流转中,变成了彼此最坚实的精神支撑。它像新乡太行山的磐石,经得住风雨,扛得起重量;又像赣州的章江、贡江,百折不挠,奔涌向前。我们隔着千里山水,十年未曾重逢,却用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追梦路上,微光可聚”。我们也用自己的方式,让新乡的坚韧与赣州的温暖,跨越山海,激励着彼此在追梦路上前行不止。

此后的十年,时光在指尖悄然流淌,我们竟再也没有见过面,却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维系着这份跨越千里的情谊,也见证着彼此在追梦人生路上的坚守。“哥,寄了点家乡的烧鸡,特意多放了料包”“赣南脐橙开摘了,家人们尝尝

愿这份十年的烟火情,能像新乡的红叶,经霜愈红;像赣州的脐橙,守磨愈甜。愿我们永远做彼此城市的守护者与推介者,永远做彼此追梦路上的同行者。说不定在某个阳光正好的日子,我们会带着家人,在大行山下笑着相遇,或是在赣州的围屋旁温暖重逢,指着眼前的风景,轻声说一句:看,这就是我们当年期许的模样,这就是我们用十年坚守,让更多人看见的美好。



栖迟 罗晶作

菜园冬语

□项意火

冬天的菜园是祥和的。它不像春日的园子那般,急着用蛇紫嫣红来证明自己,吸人眼球,也不似秋日的园圃,将满腹的籽实都挂在枝头,展示成果。它极像一位历经了沧桑风雨的老人,将所有的惊涛骇浪都收进深深的皱纹里,只留下一脸平和笃定的慈祥,在冬日的薄阳下,静静地坐着,回味着一生的历程。

冬天的菜园,却是一片绿,是这个季节的底色,但绿得各有层次,绝不单调。角落里,白萝卜半截身子已挣出了土,露着浑圆而肥硕的肩头,白得那样敦实,像极了婴孩藕节似的臂膀,憨憨地、不设防地搁在褐色的泥床上。挨着它的,是一畦一畦的上海青,叶子团团地舒展开,绿得油汪汪、厚甸甸的,仿佛将整个夏天积蓄的阳光都凝在了叶脉里,那绿便有了分量,能压得住北风的轻佻。香菜是园子里的隐士,纤弱的身子藏在垄沟边,却偏又生得恣意,顶着细碎如翡翠缕成的叶子,青翠得要滴下颜色来。风过时,它们便微微地颤,将那极清冽、极醒脑的香气,一丝丝、一缕缕地播撒在清冷的空气里,光是闻着,便觉肺腑都为之净。

还有那芥菜,叶片边缘是好看的锯齿形,蒙着一层薄薄的白霜似的粉,显得格外朴拙;芹菜则挺着直直的杆子,精神得很,叶子是深沉的黛绿。最惹眼的,怕是要数那几株红菜苔了。紫红色的茎

秆,笔直地抽出来,顶上簇着嫩黄的花苞,在满园沉静的绿意中,这一点两点的暖色,便是这冬天老人悄悄别在衣襟上的一枚勋章,不张扬,却自有一份历经风霜后的、内敛的骄傲。它们就这样相依相偎着,你衬着我的绿,我映着你的白,郁郁葱葱的,竟在这万物收藏的季节里,铺陈出一派生机盎然的、只属于土地的丰收景象来。这丰收,不喧嚣,不夸饰,是静默的、充满底气的丰足。

看着这满园的青翠,心里便满得要溢出来。这每一片叶子,每一寸果实,都不是凭空得来的。从初秋时节的整地、播种,看着那细如尘沙的种子,带着几乎是谦卑的希望落入土中,到后来日日地浇水,看着它们顶破土壳,露出两瓣娇嫩的、鹅黄的子叶,那欣喜,宛如迎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施肥是要掐着时令的,用的是开车到市郊区养殖场买来的农家肥,气味虽不那么好闻,心里却踏实。捉虫是最需耐心的活计,须在清晨露水未干时,蹲在菜垄间,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翻看,将那些贪食的青虫一条条寻出来。腰是酸的,腿是麻的,可当你看到那被虫子啃噬的缺口终于不再扩大,叶片重新舒展出健康的绿意时,那份满足,是任何酬劳都换不来的。虽说是辛苦,可这辛苦里,有汗水的咸,更有期待的甜。待到终于可以采摘了,手指掐断菜梗时那一声清

脆的“嚓”,是天底下最悦耳的声音。篮子里,萝卜还带着湿泥,青菜沾着露珠,一切都是最原本、最新鲜的样子。人说“环保”,说“绿色”,在这里都不是贴在包装上的标签,而是眼睛看得见的澄澈,鼻子闻得见的清芬,手指触摸得到的鲜活。

从菜园摘来的菜洗净了,用来清炒或煮汤。白萝卜切成滚刀块,与排骨同炖,汤汁很快便成了诱人的奶白色,萝卜吸饱了肉汁,变得半透明,入口即化,那股清甜,是能一直润到心窝里去的。上海青用蒜末急火快炒,盛在盘里,依旧碧绿生青,咬下去,是爽脆的,汁水里有阳光与泥土调和成的、最朴素的芬芳。便是简简单单用开水烫几片青菜,滴两滴香油,舌尖仿佛触到土地缓慢而有力的心跳,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绿色食品”,并非标签上的认证,而是人与土地隔着岁月对视时,彼此交付的信任与慈悲。